



苏联
儿童
文学
简史

周忠和 著

海燕出版社

苏联儿童文学简史

周忠和 著



苏联儿童文学简史

周忠和 著

海燕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32开本13.875印张319千字

1991年7月第1版 199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870册

ISBN7-5350-0660-4/·157

定 价 5.35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我国第一部描绘苏联儿童文学七十年发展概貌的文学史书。它全面、系统地叙述了苏联各个历史时期儿童文学的重要现象，评述了从高尔基、盖达尔到诺索夫、阿列克辛等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几十位作家和上百部作品，并论述了苏联儿童文学对苏联少年儿童乃至其他国家同龄人的成长、教育所起的显著作用。

本书观点明确，材料翔实，概括全面，脉络清晰。它将为我国儿童文学的研究、翻译、创作提供极有价值的参考，对广大读者阅读苏联儿童文学作品也将起到指导作用。

序

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学，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它对我国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文学发生过巨大的影响。正如鲁迅先生所说：“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至于讲到在十月革命后新诞生的苏联儿童文学，那是整个苏联文学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继承了俄国文学的优良传统，在革命文豪高尔基的关怀和指引下，多年来涌现出了不少知名的作家和杰出的作品，对我国少年儿童读者来说也应该是良师和益友。

早在三十年代前后，苏联儿童文学就被介绍到我国来，而且不少作品都出自我国著名的翻译家之手。如鲁迅翻译了班台莱耶夫的《表》，曹靖华翻译了盖达尔的《远方》和《第四座避弹室》，董纯才翻译了伊林一系列的少儿科普读物《几点钟》（钟的故事）、《白纸黑字》（书的故事）、《十万个为什么》（室内旅行记）、《人和山》（人类征服自然）、《不夜天》（灯的故事）、《五年计划的故事》等等。它们都得到广大青少年读者的喜爱。至于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对我国少年儿童读者的影响就更大了。新中国诞生以后，我们的翻译工作者又曾大量翻译和介绍了苏联儿童文学。苏联儿童文学所塑造的英雄人物形象，如铁木儿、马特洛索夫、卓娅和舒拉等，和我国的黄继光、邱少云、董存瑞、雷锋、王杰等英烈一样，都具有共同的高尚品德，对我国的青少年和儿童也产生了巨大影

响。

从六十年代以来，由于种种原因，苏联儿童文学的翻译介绍工作几乎处于停顿状态，以致形成了一个明显的断裂层，到了八十年代才开始有了好转。近几十年来苏联儿童文学领域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新的变化，取得了哪些新的成就，有了哪些新的突破，现在的走向如何，我们都没有什么系统的了解，广大读者期待着出现系统介绍苏联儿童文学的史书。

近年来，在俄国文学和苏联文学史的研究方面，我国相继出版了一些新的史书，如曹靖华主编的《俄国文学史》，易漱泉等编写的《俄国文学史》，臧传真等编的《苏联文学史略》，雷成德主编的《苏联文学史》等书，唯独看不到有关苏联儿童文学方面的史书。最近在河南大学外语系任教的周忠和教授完成了《苏联儿童文学简史》的专著，填补了这个空白。该书编者多年来从事苏联儿童文学的研究，八十年代初就编译过《俄苏作家论儿童文学》一书，现又完成了《简史》，真是件可喜可贺的事。我国自己编的俄苏文学史书门类近于齐全了。这本《简史》对我国苏联儿童文学的爱好者、翻译工作者、研究工作者、教学工作者，都将是一本大有裨益的参考书。

《苏联儿童文学简史》一书，材料翔实，编排眉目清晰，反映出了苏联儿童文学七十年来的历史。在第一编（绪论）里，作者宏观地概括了苏联儿童文学发展的总历程；在各个时期的分述中，又分别地概括了各个时期的主要文学现象，评述了作家群体，然后列专节介绍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如二十年代列举了班台莱耶夫、瑞特柯夫、比安基等人，三十年代列举了盖达尔、伊林，战后列举了马尔夏克、米哈尔科夫，当代又列举了诺索夫、巴鲁兹金和阿列克辛等著名作家。

由于本书采取文学史书的传统写法，在各个时期的文学论述中，提出几个概括性的题材，对文学现象进行归类，这样便于对写同类题材的作家群体进行叙述，加以比较，从而看出他们应占的历史地位。

作为一个苏联儿童文学的热爱者和翻译者，我曾同伊林、马尔夏克、巴若夫、米哈尔科夫、巴鲁兹金、兹巴纳茨基等作家有过交往；在五十年代我亲自接待并陪同过来我国访问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夫人拉伊莎·奥斯特洛夫斯卡娅和卓娅、舒拉的母亲科斯莫捷米扬斯卡娅。近几年在莫斯科时，曾几次访问了苏联《儿童文学》杂志的编辑部，在1988年还应邀为他们编辑中国文学专号写了文章。因此在阅读《苏联儿童文学简史》一书时，就感到更为亲切，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现特写了这篇短序，把它介绍给我们广大的读者。

戈宝权

1991年羊年春节于南京

目 录

序	戈宝权 (1)
代 序 苏联儿童文学创作原则的形成	(1)
第一编 苏联儿童文学七十年概观	(14)
第二编 十月革命初期和二十年代的苏联儿童文学	(29)
M·高尔基 (1868—1936)	(55)
Bπ·马雅可夫斯基 (1893—1930)	(70)
П·班台莱耶夫 (1908—1987)	(82)
Б·瑞特柯夫 (1882—1937)	(88)
K·楚科夫斯基 (1882—1969)	(95)
B·比安基 (1894—1959)	(104)
第三编 三十年代的苏联儿童文学	(113)
A·盖达尔 (1904—1941)	(133)
A·托尔斯泰 (1883—1945)	(151)
K·帕乌斯托夫斯基 (1892—1968)	(164)
П·巴若夫 (1879—1950)	(174)
M·伊林 (1895—1953)	(186)
B·卡达耶夫 (1897—1986)	(196)
第四编 卫国战争时期的苏联儿童文学	(203)

第五编	战后十年的苏联儿童文学	(219)
	C·马尔夏克(1887—1964)	(246)
	C·米哈尔科夫(1913—)	(261)
	M·普利什文(1873—1954)	(269)
	B·奥谢耶娃(1902—1969)	(281)
	Л·卡西里(1905—1970)	(290)
	Л·沃隆科娃(1906—1976)	(297)
	A·巴尔托(1906—1981)	(304)
第六编	现阶段的苏联儿童文学	(314)
	H·诺索夫(1908—1976)	(366)
	H·杜波夫(1910—1983)	(376)
	C·巴鲁兹金(1926—)	(383)
	C·阿列克谢耶夫(1922—)	(392)
	A·阿列克辛(1924—)	(398)
附 录	(一) 未立专章的重要儿童文学作家简介	(411)
附 录	(二) 本书涉及的几种苏联文学 奖金(章)介绍	(430)
编后记	(434)

代 序

苏联儿童文学创作原则的形成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把人类历史推进到一个新的纪元，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起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确立了全新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各种艺术形式开辟了广阔的发展天地，同样也为苏联儿童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当然，苏联儿童文学和苏联文学一样并不是在十月革命之后某个美好早晨自天而降的，它是在继承、发扬俄罗斯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的传统，特别是十九世纪俄国儿童文学的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一、继承前人的传统

俄国十九世纪中叶，随着解放运动的高涨，涌现出一批优秀的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和作家。他们十分重视新一代革命者的造就和培养，所以竭力为创作有利于革命民主主义事业的儿童文学而呐喊呼号。这些先进人物就是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

勃罗留波夫以及其他热心为儿童写作的作家。他们抱有共同的革命理想：消灭农奴制度、铲除黑暗势力、以革命的方式改变当时的社会关系。他们把这种革命理想和培养一代新人的任务紧密联系在一起，提出儿童文学必须有利于培养真正的革命战士，应当具有先进的思想性、高度的艺术性和鲜明的儿童特征。他们这种新的主张，为俄国儿童文学的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儿童文学的思想性

别林斯基把儿童文学看作俄罗斯人民真正爱国主义教育的可靠工具之一。他认为儿童文学总的目的应该是：使儿童理解一切现实，用进步的世界观影响和武装儿童，在儿童的心灵中培养起对人民的热爱和对剥削阶级的仇恨，培养他们同腐朽的旧制度作斗争所需要的品质，使他们“在必须跟敌人斗争的时候，敢于迎接现实生活”。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则进一步明确提出，儿童文学应当是培养新人、培养革命战士的工具。他们认为真实的思想内容是儿童文学的基础。具有这种内容的书籍“必须能够启发读者的思考：什么是正当的，什么是美好的，什么是于孩子们有益的”。

他们认为，儿童书籍应能培养儿童的独立性和诚实感，应能培养他们的劳动本领和热爱劳动的态度，培养他们为正义事业而斗争的决心。杜勃罗留波夫在《儿童杂志一览》这篇文章中指出：“不久以前，所谓爱国主义就是颂扬祖国所有的一切美好事物，可是今天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这就显得不够了。当今除了颂扬之外，还要加上坚决地否定和无情地抨击我们周围尚存在的一切丑恶东西。”

儿童文学的艺术性

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根据儿童文学的基本任务和儿童的特点，提出了儿童读物应具备的各种艺术特色。

首先他们强调儿童读物应当具有趣味性。别林斯基在《新年礼物》一文中说：“儿童毕竟应当是儿童，而不应当是青年人或成年人。”他对某些作品的成人化倾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孩子们尚不能进行思维，但却能进行议论，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却能滔滔不绝地进行说教，那是一种糟糕透顶的现象！”他认为，“儿童读物应当把一切的一切都讲给自己的小读者，但不应采用处世格言、冷漠训诫和枯燥故事这类形式，而应采用讲故事、画图画这样的形式，因为这种形式生动活泼，充满生机，富有灵性，充满温暖的感情，语言轻松活泼，自然流畅，情趣盎然，像盛开的花朵一样质朴——这时，儿童读物才能成为一种教育儿童的最牢固的基础和最有效的手段……主要的是，尽量少写些处世格言、劝善规过和豪言壮语。因为这些东西连成年人也不喜爱，儿童对它们简直是仇恨，就像对待一切引起他们烦闷的东西和一切枯燥无味的、僵死的东西一样。”因为儿童想得到的是“快乐而不是愁闷，是故事而不是训诫”。别林斯基要求儿童作家力避沉闷的说教，认为说教只能扼杀儿童的朝气、机智和主动性。他要求用生动活泼、妙趣横生的形式自然而然地表达自己要说的思想，他说：“你要给儿童写童话或故事吗？那就请你躲藏在童话或故事的后面，让儿童看不到你的身影，而让童话或故事中所讲的东西用它们给儿童的直接印象去自己替自己说话……要是儿童们喜爱这些故事或者贪婪地、愉快地去阅读它们——你就算尽到了自己的心意。”他认为，“死气沉沉、冷若冰霜、枯燥无味，这些只能表明，一个人所讲的东西是他头脑里的东西，而不是心灵中的东西，因而不能构成他生活中的美好部分。”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发展了别林斯基的论断，指出强烈的感染力是儿童文学最重要的特点之一。他们对儿童文学提出了很高的但又是完全应当达到的要求。杜勃罗留波夫在《儿童杂志一览》这篇文章中呼吁：“现在儿童读物不应由抽象的道德箴言、空幻的梦呓和娓娓动听的高谈阔论来充斥自己的篇页。”

儿童文学的年龄特征

别林斯基在《列德金主办的〈新教育丛书〉杂志》一文中，从教育家和文学批评家的角度提出了儿童应该读什么书的问题。他认为儿童文学作家应当充分考虑到儿童的年龄特点。他说：“儿童有各种不同的年龄，七岁儿童的要求已不像三岁儿童的要求了，而十二岁的儿童的要求又远不是七岁儿童的要求，如此等等。”他还进一步阐述了不适合儿童年龄的书籍会给儿童带来的不良影响。他说：“高于儿童理解水平的书籍，会使儿童成为早熟的人、道学先生、空谈家，低于儿童理解水平的书籍，会造成儿童的智力不足，养成他们与年龄不相称的天真幼稚。”他接着指出：“优秀的幼儿读物只能是这样一些书籍：它们能够轻松愉快地教孩子们认识大地、大自然和部分的历史。这些书籍必需要附有插图，因为‘直观性’应是儿童成长发展的基础。”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还提出扩大儿童阅读范围的问题。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论应该让儿童读什么书》一文中，驳斥了那些把儿童读物的范围限制得很死的人。他说：“长篇小说可以让孩子们阅读，现已无须争辩，须要争辩的仅仅是：什么样的小说可以读，什么样的不可以读。”他抨击那些“自身不学无术的人”，“只是一味地认为，不能让孩子阅读的书籍除了小说还是小说……把小说看作是某种可怕的传染病，好像这种病在一瞬间就能毁掉一个品德端正的孩子似的”。他不主张把小孩子

禁锢起来，他认为十二岁的孩子已有足够的理解能力，应当扩大儿童读物的范围。

俄国十九世纪文学为苏联儿童文学留下了丰富的经验和优良的传统。不少古典作家，如普希金、涅克拉索夫、列夫·托尔斯泰以及其他一些主要写儿童文学的作家如Г·叶尔绍夫、А·普列绍夫、В·奥陀耶夫斯基，都写出了深受儿童欢迎的作品，从创作实践上和别林斯基等人所提出的儿童文学创作理论紧密呼应，他们的创作和传统成了苏联儿童文学的宝贵财富。

二、创立崭新的理论

十月革命以后，儿童文学继承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早在上个世纪提出并论述过的儿童文学基本原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基础上，形成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儿童文学理论体系。在创立新的社会主义儿童文学理论体系方面，列宁夫人，教育家克鲁普斯卡娅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她从教育家的角度提出并论述了儿童文学创作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

她在1931年写的《儿童读物——社会主义教育的强大工具》一文中指出，“最重要的是——儿童读物的内容”问题。她说：“儿童读物的内容应当是共产主义的。”

她在这篇文章中写道：“儿童读物——不一定都要是文艺作品。实用儿童读物也是非常需要的。”“需要有共产主义内容的儿童百科全书，需要有儿童科技百科全书，需要有儿童游戏百科全书，等等。”她要求儿童读物写得通俗易懂，使书中的一切都处

于运动状态，处于行动之中，处于互相联系之中。她号召“必须用必要的知识和坚强的信念来武装我们的接班人。必须给我们的儿童和少年提供我们的、苏维埃的、具有共产主义内容的读物”。

她在1926年写的《关于儿童读物》一文中，从教育家的角度科学地为不同年龄的儿童规定了读物的范围。

文章中写道：“学龄前儿童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首先是极其缺乏经验的人。”因此，“学龄前儿童的读物应当是极为讲求实际的。但同时又不应当是狭隘的——它应当是真实的生活。”

她指出他们有“很强的模仿力”，并且“在记忆词汇和词组这一方面，这个年龄是黄金时代”，他们能背诵成段的诗，整首的诗。她还说：“这个时期幼儿感兴趣的是形式。因此绘画插图都十分重要。”

接着她讲到八至十三岁儿童的读物。她说，“这个年龄的儿童已经有了某些生活经验了”，他们对周围的事物已多少有些了解，而“那些遥远的东西，也就是他们还不了解，但却渴望了解的东西，已经对他们有吸引力了”。他们“对于儒勒·凡尔纳、麦因·李德的作品已经爱不释手了”。“这个时期的儿童不了解的是人，是社会关系”，“这时童话和寓言在这方面就具有了重大的作用”，“然而描绘现实生活故事又比童话好出百倍”。“这个年龄是儿童培养自己伦理道德基础的时候”，因而要保护儿童不受资产阶级道德的侵蚀。但不是采取文字上的批判，而是用形象中的共产主义道德去抵制。

克鲁普斯卡娅进一步论述过渡年龄的儿童读物问题。她说，“过渡年龄——这是一个最为动荡的、至关重要的、最不稳定的年龄期”，“使他们感兴趣的已是更为复杂的现象了”。“在自

然科学方面，他们感兴趣的是繁殖问题、遗传问题，在社会学方面……是复杂纷纭的情绪的内在斗争，各种矛盾冲突；在社会方面——是社会结构等”。这时“他们如醉如迷地去阅读各种各样的社会小说，并为社会制度寻找途径”。

克鲁普斯卡娅在《我们的儿童需要什么样的读物》和《论儿童读物》两篇文章中，谈到了童话的问题，谈到了儿童读物与成人读物的区别问题。

她认为童话“由于形式离奇迷人，由于作者巧妙地给内容配上了朴素的、引人入胜的、生动活泼的形式，所以它那危险的潜移默化作用就更加严重”，“因而优秀作家应当创作当代童话，即生动活泼的、引人入胜的、完全儿童形式的、内容上经过深思熟虑的、完全具备共产主义思想的童话”。因为儿童还没有防卫的能力。

她认为“儿童知道的东西不多，抽象思维的能力还很薄弱，思考问题十分具体”，所以“应当用鲜明而生动的形象来阐明当代社会中的问题”。她提醒人们说：“没有别的东西能比道德说教更使儿童讨厌的了。”

克鲁普斯卡娅在《关于评价儿童读物问题》一文中，论述了儿童读物的艺术性。她写道：“在艺术性方面儿童读物应当具有与一般文学同样高的要求。它不应当是枯燥无味的、有粗暴偏见的。它应当是孩子们感到有趣的，能够吸引他们注意的，能够激发起他们思想的，有助于发展他们的社会本能和对集体生活向往的。”

克鲁普斯卡娅所提出和研究的很多问题，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她为苏联儿童文学理论的创立开辟了道路。

三、苏联儿童文学的基本特征

苏联儿童文学和苏联成人文学一样是新型的社会主义文学。它遵循社会主义文学的基本原则，始终把党性和人民性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作为自己的基本创作方法。苏共中央在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的口号中，指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特点是：“……深刻的人民性，共产党党性，革命人道主义，公民性，真实性，深入现实生活，对资产阶级思想和道德进行不妥协的斗争……艺术上的大胆探索和革新精神。”^①

社会主义新的现实产生新的人物。苏联儿童文学运用丰富的现实生活素材塑造苏维埃人的正面形象，包括成年人和青少年的形象。这些形象体现苏联公民性格的优秀品质，对培养一代又一代新人起着重要的作用。

高尔基在谈到文学对人的强大影响时曾说：“我身上的一切好的东西都应当归功于书籍。”

优秀的儿童作品对青少年的成长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它能够开发儿童的智力，丰富他们的知识，提高他们的思想水平，培养他们的高尚情操，培育他们的审美能力，帮助他们形成共产主义的人生观，鼓舞他们建功立业。

苏联共产党在给1980年秋季召开的国际青少年文学第八届研讨会的贺词中写道：“人所共知，生动的、智慧的、真实的、优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72年莫斯科版，第9卷，第324页。